

建設民主的日本

日本共產黨代表岡野進
(野坂鐵)

於1945年五月在中國
共產黨第七次大會的演說

冀晉日報社出

分類	131
編號	00355

民

建設民主的日本

——日本共產黨代表岡野進（野坂鐵）同志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大會的演說

第一，我國民主的勢力

序：反對中途妥協

我對於毛主席的政治報告，完全同意。特別是在他的報告中指出「現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裡進行活動，企圖獲得妥協的和平」，警告中途妥協的危險，主張「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我認為這是最適合時宜的聲明。日本帝國主義者面臨着軍事的危機，爲了逃脫自己滅亡的命運，或者是苟延殘喘，正向政治的妥協上面努力找尋着生路。最近成立的鈴木內閣的使命之一，就是在這裡。

不過，現在的日本政府決沒有像意大利的巴多利奧政府那樣立即無條件投降的意

思。

日本統治階級的意圖，在於以殘存的陸軍的主力 and 海空軍的殘餘力量，固守日本本土（以及朝鮮、滿洲、華北），頑強的進行抵抗，盡量的迫使盟軍『出血』（犧牲），另一方面，則窺伺同盟國方面的罅隙，策動政治的陰謀；他們企圖這樣來動搖同盟國方面壓迫敵人無條件投降的決心，在對他們有利的條件之下來結束戰爭。他們的條件是什麼呢？想來最低限度也要保存我國現在的專制獨裁機構和軍部及其他反動勢力，而且還要保持殖民地。

這樣的條件，不消說同盟國方面是絕對不能接受的。開羅會議的聲明中說道：『停止及懲罰日本的侵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而且，克里米亞會議對於德國發表了如下的聲明：

『我們堅持不移的目的，是摧毀德國軍國主義及納粹主義，並保証使德國永遠不能再擾亂世界和平。』

毛主席主張這個克里米亞會議的方針一樣適用於日本，這完全是正確的。日本的軍部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必須澈底加以消滅。如果對於日本軍部及其支持者表示任何一點寬大，就只有使中國人民八年的抗日戰爭和三年的太平洋戰爭所償付的莫大犧牲，徒然付諸流水。因為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又將籌備新的侵略戰爭。

可是，消滅日本軍閥，決非容易。他們還保有有力的軍事力量。恰如逃回巢穴中的受傷的猛獸一樣，他們將動員一切的力量，頑固抵抗到底。這和歐洲戰場上希特勒的瘋狂抵抗是一樣的。

爲了加速這種法西斯野獸的滅亡，而且要使我們的犧牲減少到最小限度，便不能僅僅依靠從外部進行打擊的同盟國方面的武力，這需要我國國內人民反戰、反軍部勢力的配合。這個人民的力量，不僅在結束戰爭上將起重要的作用，在戰後實現我國民主主義和確保永久和平上面，更將起決定的作用。日本的將來，將由這個力量的強弱來決定，這樣說並非誇大。因此，我們日本共產主義者當前的主要任務，就在擴大並加強這和平的、民主主義的勢力。我們現在正盡一切努力來完成這個任務。

可是，同盟國內一部份人士之間，有否定、或忽視、或輕視我國民主勢力之存在的傾向。這不僅完全錯誤，而且，假使這樣的見解成爲有力的見解，則爲世界將來之不幸。那末，爲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見解呢？其理由之一，便是因爲這些人對於我國究竟有些什麼民主的勢力，並不十分清楚。

有人問道：

『能背負將來的日本前途的政黨和勢力，到底在那裡？』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毫不躊躇地這樣回答：

「這樣的政黨和勢力都有。它們現實地也存在着，潛在地也存在着。是什麼呢？那就是我們日本共產黨、其他的民主的勢力，以及正在廣大人民當中成長着的反戰、反軍部的潮流。」

那末，對於這些勢力，我們有一瞥之必要。

二、人民的厭戰情緒和反抗運動

(一) 戰鬥意志的降落：

軍部用刺刀鎮壓人民的不平和對於軍部的責難，殘酷地彈壓反戰、反軍部的運動，同時他們又動員一切宣傳機關，在人民當中煽起瘋狂的敵愾心、排外主義和戰爭熱。現在，像太平洋戰爭初期那樣『赫赫戰果』的宣傳，已不可能；於是軍部利用着硫磺島琉球島的失敗和對日本本土的轟炸，宣傳着同盟國的勝利，就是表示日本的殖民地化，人民被屠殺和淪為奴隸，這樣來增加人民的恐怖心、憎恨和戰鬥意志。由於這樣的宣傳，不少的人民受了欺騙，追隨在軍部屁股後面。這種現象，特別是在城鄉中的青少年當中，甚為顯著；而農村比都會又要厲害一些。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現實的事實。

但是，不管上述的鎮壓和欺騙宣傳，自塞班島失敗（一九四四年七月）以來，人民的

情緒，一般地都經過了急速變化的過程。從像襲珍珠港到瓜達康納爾島的喪失（一九四二年夏），這一期間，人民充滿着樂觀情緒。可是，隨着日本所佔領的太平洋島嶼一個個被美軍奪回；隨着德國在歐洲不斷地敗退，人民對於勝利的不安和危懼開始逐漸加深起來。不過，當時還相信着軍部所謂「誘敵深入而後覆滅之」的宣傳。然而，去年夏天以來接二連三發生的事件——塞班島的喪失，接着美軍在菲律賓登陸，對日本本土不斷的轟炸，人民生活極端貧困；另一方面，德國殘滅地敗退，這些事件，使我國人民的戰爭觀根本發生了動搖。去年九月被八路軍俘虜的一個士兵，敘述日本士兵情緒的變化如下：

『直到塞班島玉碎為止，還相信日本會勝利。可是，自那時以後，便想着有些危險。』（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召開的『國內情形座談會』一九四五年三月）

對於國內一般人民，也可以說是同樣的情形。現在，人民的情緒如何？待我用法西斯蒂自己的話來証實吧。

人民對軍部的信仰開始喪失。關於這，中井良太郎陸軍中將憤慨地說道：

『我曾經聽了很多難聽的話。而最難聽的是「因為叫要信賴軍部，所以就信賴了他們，但是，島子不是一個跟着一個云了嗎？」真是豈有此理。……所謂軍部不可信賴，這句話本身就是反軍部思想。』（『青年讀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號）

對軍部信仰的減低，就是「必勝信念的動搖」。對日本勝利的信心之喪失，連軍部

自己也供認了。例如：急進法西斯的頭目橋本欣五郎陸軍大佐無意中從嘴裡滑出了下面的話：

『當此非常之時，我自己也時時疑神疑鬼地想：戰爭就這樣子能行嗎？』（『現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號）

在軍部當中，既然如此，那末，一般人民當然對於戰爭的前途深懷不安了。這種現象，在知識階級當中特別強烈。關於這，某新聞記者像下面這樣感嘆道：

『『德國什麼時候投降？』『其次就該輪到日本了！』在所謂知識份子的階層當中，不能說沒有陷入這種無聊的失敗主義的人們。』（『同盟世界週報』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時評』）

由於上述這種心情，不管軍部怎樣大叫大鬧的宣傳，但採取『戰爭傍觀者』（大坂戶憲兵司令官語）的態度的人是增加了。例如：反動的『讀賣新聞』，承認了這種現象，說道：

『臨到逼近決戰之時，不可容許的戰爭意識的鬆懈，到底還是產生了，這種事實，隨處可見。』（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發行）。

而對着這個事實，法西斯的思想指導者，大川周明發出了悲鳴：

『像現在國民的心情，可能的事情也變成不可能了。要把不可能的變成可能，想也

不要去想。」（『新亞細亞』一九四四年九月號）

這個問題，在今年一月召開的講習上，也成爲一個討論的題目，有個議員說道：

『道德之十分頹廢，已成爲最近的風氣，其實例誠不勝枚舉。』（作田議員，『朝日新聞』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對此，小磯首相回答道：

『國民道德上，有不良之偏向，實堪憂慮。政府施策之不善，亦爲其原因，當力加改正。』

『戰爭意識的鬆懈』，在國民生活的各方面都表現出來，動搖並紊亂着軍部的『決戰體制』。

雖然有經濟警察嚴重的監視，黑市交易却廣泛地進行着。某一法西斯分子憤慨之餘，公開說道：

『聽說石原君（石原莞爾陸軍中將）常說：「日本人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墜落的」，不作黑市買賣的傢伙，一個人也沒有，滿不在乎，公開地進行黑市的，就是日本人。在黑市的交易上，真是一億一心呀。』（東亞聯盟一九四四年十月號）

由於作黑市買賣，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爲止的十六個月間，檢舉了二百十八萬三千人之多。此後，政府停止發表關於這類的數字，但從最近關於黑市的言論看來，可以窺知檢舉的人數更爲增加。現在，促進日本經濟危機的通貨膨脹，其原因之一便是黑市。

政府也承認這個原因。進行黑市買賣的主要動機，雖說是生活問題，但是，可以認為這是人民對於軍部消極反抗的一個表現。

（二）農村：

農民也沒有像軍部要求的那樣勞作。關於這，報紙上這樣地感嘆道：

『食糧必要量的生產，為今天的急務，但我農村青年，却令人感到缺乏皇國農民精神，真是遺憾。』（『朝日新聞』（東）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

農民對於向政府『供出』大米，非常不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拒絕『供出』，或者是對於不公平的『供出』比率進行抗議。例如：去年春天由日本來到華北的九州和東北（日本地名）的農民，敘述了他們如何隱藏米穀。據他們說，除開極少數的『篤農家』（勤勉的農家），大多數的農民，差不多都巧妙地把大米和紅薯藏起來，避免『供出』。這樣的現象，現在，在我國農村中普遍地發生了。不僅如此，還發生了農民對『供出』的抗議運動。

『我附近的村子（熊本縣）裡有一個班，由於『供出』比率過高，全班十幾個老頭子一齊蜂擁到小組長那裡去，結果把比率減低了。』（同上『座談會』）

由於抗議而被檢舉的事件也發生了。

『我那裡有個大日本農業會，這個會長在東京召開的模範農家表揚會上，演說道：

「供出米太過於強迫了。農民肚子不能不吃飽！」結果被警察逮捕走了。農民大家都同情他，把他叫做「農民之神」。(同上「座談會」)

甚至，不管政府如何鎮壓，農民對地主的鬥爭並未停止。政府發表了下面的統計：

租佃鬥爭(厚生省調查)

時 間

件 數

耕地面積(町)

一九四〇

一、九一八

一四、五八二

一九四一

一、三〇四

八、二一三

一九四二

六九三

五、五五〇

註：「町」約合中國十五市畝

太平洋戰爭後，鬥爭數雖然減少了，但仍然頑強地在全國繼續進行。我們必須注意這是在戰時恐怖下所進行的鬥爭。

(三)工人：

當我們轉過來看軍需工廠工人的狀況時，他們正用着缺工以及消極的和積極的怠工，回答軍部的刺刀。而今天使軍部和軍需資本家最感頭痛的問題，便是如何防止怠工，例如關於工人的缺工非常之多，「沖電氣會社」東京的一個幹部這樣說道：

「我們廠裡已經編成部隊組織，每晨召集隊長會議，但是缺工率一點也沒有改善。」

「『實業之日本』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號」

據常盤炭坑的一個礦坑夫的談話，在該炭坑的礦坑夫，每月不過作二十天左右的工，餘下的一星期到十天，便藉口各種理由休息。會社對此毫無辦法。

而且，報紙上報導了如下的事件：

「警視廳（東京）日前在整個東京都進行了前後十天的『不良狩』（對於不良行為的大規模取締）。被檢舉者當中，怠工的有六千五百五十九名。」（東京『朝日新聞』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

以上的數字，僅僅是在街上檢舉怠工者的數目。除此以外，怠工者之多，可以想見。因此，在各地對於長期缺工工人，組織了『督勵隊』。

就是到了工廠裡面，許多工人也儘量偷懶。作夜工時特別厲害。據橫須賀海軍工廠和日野重工業會社（東京）的工人說，在他們的工廠裡，夜裡十二點以後，便讓機器空着轉，自己却睡覺去了，這是很平常的事。這種現象，在別的許多工廠也可以說是一樣的。

甚至，工人的罷工也還在進行着。就是比實際數目少得多的政府的統計，也發表了下面的數目：

工人鬥爭（厚生省調查）

時間 件數

參加人數

一九四一

三三〇

一九、八七四

一九四二

二五九

一三、七五二

如和戰前的二千件左右比較起來，雖有顯著的減少，但必須考慮這是違反着鎮壓法令（總動員法）而進行的。這個法令，原處參加者三年以內的刑罰。罷工主要發生在軍需工廠。舉兩三件事實為例：日本有數的飛機工廠、名古屋的愛知鐘錶會社，一九四〇年春發生了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這次失敗了，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又組織了罷工，獲得了勝利。在另一時期，神奈川縣川崎市某軍需工廠，也爆發了要求縮短勞動時間的罷工。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起，發生了有名的神戶市怠工事件。擁有三萬五千工人的日本最大的川崎造船所的一部分工人，要求改良待遇，廠方沒有接受這個要求，結果繼續了幾天的怠工，不久就破壞了造船部、機器製造部的最大的旋盤，接着波及各工廠，破壞了幾十架重要的機器。但是，這個怠工被警察鎮壓下去，四名領袖被處死刑，其他二十多名被處重刑。然而，這一事件卻擴大到神戶市別的工廠，約有十萬工人直接間接地參加了怠工（被重慶國民黨所俘虜的川崎造船所一個工人的談話，這事是政府嚴守秘密的）。同年同月富士電報機器會社發生了罷工；同年十一月大湊船塢三千名工人要求改良糧食，進行了一天的罷工。九州炭坑在一九四一年，常盤炭坑在一九四三年，都爆發

了朝鮮礦坑夜夫相當大規模的暴動。

(四) 鬥爭意識：

以上，我用具體的事實，說明了我國勤勞人民的情緒。這些厭戰、反戰的情緒，我們不能作過高的估計。這些情緒，一般地是自發的，而且還沒有蔓延到大多數人民當中去，不能認為日本國內戰綫，在最近的將來，即將崩潰。即令如此，這些事實告訴我們，我們人民，絕對不像在國外一般所想的那樣，都已成為軍部的走狗。多數的人民，經過了犧牲甚大的八年戰爭，已經疲憊了，在他們當中，厭戰情緒濃厚起來。而且，他們對於軍部的信賴和對勝利的信心，已開始消失。他們之中的一部分，已開始對於軍部消極的和積極的反抗，農民拒絕『供出』米穀，工人進行怠工，這對於軍需生產，是很大的障礙。然而最重要的是：這些怠工是由於下面的原因引起來的：

『人們指出應徵工人和其他從業員能率低下，是妨礙生產的主要原因，但是，在今天的制度下面，如果從業員的能率充分發揮起來，誰得到利益呢？那便是私人資本的社會。有着公的性質的勞動，而是爲着增加私營會社的利益，本身不是矛盾的嗎？……』

(『金剛鑽』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社論』)

工人們開始懂得這次的戰爭是爲什麼人的利益而進行的。這種自覺，在將來他們的鬥爭的發展上，有很大的影響。

過去，我國人民大眾，爲了自由和生活的改善，勇敢地鬥爭過。一九一六年，數百萬的勤勞大眾，在全國各處揭起了『米騷動』，使反動的寺內內閣垮台，獲得了不少的社會設施的改善。一九二二年，廣泛的民衆運動，獲得了『普遍選舉法』。農民爲着和封建的地主鬥爭，在各地組織了農會。進行了租佃鬥爭。在一九三七年，擁有二十萬七千的農會會員（一九二七年有三十四萬七千人），進行了四千八百次租佃鬥爭。工人爲着改善生活，組織了工會，進行了罷工。在一九三七年，擁有大約四十萬的會員，進行了二千一百二十六次鬥爭（參加者二十一萬四千人）。這些民衆，在一九三七年向社會大眾黨投了九十三萬的票。上述數字，在法西斯專政下的日本，決不算少。但是，九、一八事變一開始，人民所獲得的東西，都逐一被軍部剝奪掉了。在軍部的鐵蹄下面，現在，人民被迫保持着沉默。

可是，在這種沉默底下，脈脈地流着民衆自由的要求和鬥志。他們只是等待着有利的時期。一旦軍部的統治開始動搖，那時他們將一致奮起，爲打倒軍部和建設民主的日本而鬥爭。

常盤炭坑一個礦坑夫說了下面的話，足以代表我國勤勞大眾的意志和情緒。

『三十歲以上的礦坑夫，大家都回顧着十幾年前轟轟烈烈的勞動運動，就是在現在的苦難中，他們的意氣也決沒有消沉。他們說：「一有機會就要起來的。」』

(五) 士兵的情緒：

關於前綫士兵的情緒，有一談之必要。中國解放區戰場方面的日本士兵的士氣，一年比一年下降。

這是連杉山陸軍大臣在議會上都承認的：

『嚴正地維持紀律是戰勝的最大要素。因此，軍特別注意這問題。但另一方面，軍有相當龐大的人員，似有一部分人不知自重。』（『每日新聞』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開小差的很多，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假裝生病而不參加戰爭的事情，在老兵當中已經司空見慣。如獨立步兵三旅團的一個士兵，從礮堡的槍眼裡伸出手來，用手榴彈炸掉一隻膀子，達到了回國的目的（一九四四年五月）。士兵反抗上級的事件，也爆發得不少。這從下表所舉中國派遣軍法務部的調查中，可以看得出來。

對上級犯罪統計

時 間	殺害	傷害	暴行威	侮辱	違抗	共 計
	上級	上級	脅上級	上級	命令	
一九三九	無	三	一五	三	無	二一
一九四〇	五	二一	六四	六	六	一〇一

一九四一	二	一八	六二	八	四	九四
一九四二	五	一九	七	九	一	一〇五
合計	一二	六一	二二	二六	一一	三三二

在上面的統計當中，一九四二年十月湖北省應山縣，爆發了對中隊長暴行復仇的『襲擊中隊長的事件』，有四十六名士兵參加，主謀者被處死刑。又同年十二月山東省館陶縣，因憤慨中隊長的不當而發生的傷害中隊長的事件，有十二名士兵參加，主謀者也被處以死刑。日本國內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例如，一九四三年七月善通寺陸軍野戰病院內二百五十名衛生兵因不堪中隊長的虐待，計劃暴動。但事前即被發覺，全體受到處罰。

根據我們日本工農學校（延安）的調查，該校全體學生當中，開小差，和自動投降者的比率如下表所示，每年都有增加。

新來人員中逃亡者自動投降者的比率（百分比）

（每年九月起至次年八月底止）

年度	百分比
一九三九——四〇	一〇・〇
一九四〇——四一	三一・八

一九四一——四二 二一・四

一九四二——四三 四〇・七

一九四三——四四 四四・二

上述所有事實，說明了華北、華中日本士兵的士氣是怎樣的狀態。但是，在最近塞班島、硫磺島、沖繩島及其他南洋方面的戰鬥中，日本士兵的士氣並不見得怎樣低下。爲什麼中國解放區戰場的士兵和南洋的士兵之間，有這樣的差別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爲有八路軍、新四軍和我們解放聯盟（反戰同盟）過去七年來對日本軍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政治工作。

二、日本共產黨及其活動

在我國革命的工人階級之間，有着勇敢的反戰鬥爭的傳統。如衆所周知的，當日俄戰爭爆發時，當時還年青的我們社會主義者，即堅決的向這個帝國主義戰爭作鬥爭。這個傳統，今天由我們日本共產黨繼承着。我黨一九二二年誕生之時，第一個行動，便是反對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鬥爭。

此後，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從政友會、民政黨到社會大衆黨，所有各黨，都消極